

第三十卷

義娼傳

義娼者，長沙人也，不知其姓氏，家世娼籍。善謳，尤喜秦少遊樂府。得一篇，輒手筆口詠不置。久之，少游坐鉤黨南遷，道長沙，訪潭土風俗、妓籍中可與言者。或言娼，遂往焉。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，其俗山獠夷陋，雖聞娼名，意甚易之。及見，觀其姿容既美，而所居復瀟灑可人，意以為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，雖京洛間亦不易得。坐語間，顧見几上文一編，就視之，目曰《秦學士詞》。因取竟閱，皆已平日所作者。環視無他文。少游竊怪之，故問曰：「秦學士何人也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？」娼不知其少游也，即具道所以。少游曰：「能歌乎？」曰：「素所習也。」少游愈益怪曰：「樂府名家，無慮數百，若何獨愛此乎？不惟愛之，而又習之、歌之。若素愛秦學士者，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？」曰：「妾僻陋在此，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，焉得至此？藉令至此，豈顧妾哉！」少游乃戲曰：「若愛秦學士，徒悅其詞爾！若使親見容貌，未必然也。」娼歎曰：「嗟呼！使得見秦學士，雖為之妾御，死復何恨。」少游察其語誠，因謂曰：「若欲見秦學士，即我是也。以朝命貶黜，因道而來此爾。」娼大驚，色若不懌者。稍稍引退，人謂母媪。

有頃，媪出設位，坐少游於堂。娼冠彼立階下，北面拜。少游起且避，媪掖之坐，以受拜。已且張筵飲，虛左席，示不敢抗。母子左右侍觴。酒一行，率歌少游一闕以情之，卒飲甚歡，比夜乃罷。止少游宿。裳枕席褥必躬設。夜分寢定，娼乃寢。平明先起，飾冠彼，奉沃，立帳外以待。少游感其意，為留數日。娼不敢以宴惰見，愈加敬禮。將別，囑曰：「妾不肖之身，幸侍左右。今學士以王命，不可久留，妾又不敢從行，恐重以為累，惟誓潔身以報。他日北歸，幸一過妾，妾願畢矣。」少游許之。

一別數年，少游竟死於藤。娼雖處風塵中，為人婉婉，有氣節，既與少游約，因閉門謝客，獨與媪處。官府有召，辭不獲，然後往，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。一日，晝寢寤，驚泣曰：「吾自與秦學士別，未嘗見夢。今夢來別，非吉兆也。秦其死乎？」亟遣僕順途覘之。數日得報，秦果死矣。乃謂媪曰：「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，今不可以死故背之。」遂衰服以赴。行數百里，遇於旅館。將人，門者御焉。告之故，而後人，臨其喪，拊棺繞之三週，舉聲一慟而絕。左右驚救，已死矣。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。

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，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，既為作傳，又係贊曰：「娼慕少游之才，而卒踐其言，以身事之，而歸死焉。不以存亡間，可謂義娼矣。世之言娼者，徒曰下流不足道，嗚呼！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，能不負其死，而不愧於娼者，幾人哉？娼雖處賤而節義若此。然其處朝廷、處鄉里、處親識僚友之際，而士君子其稱者，乃有愧焉。則娼之義豈可薄耶？」詩曰：「彩葑彩菲，無以下體」。予聞李使君結言。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，至長沙，聞娼之事，而歎異之，惜其姓氏之不傳云。復書長句於後曰：

洞庭之南瀟湘浦，佳人娟娟隔秋渚。
門前冠蓋但如雲，玉貌當年誰為主。
風流學士淮海英，解作多情斷腸句。
流傳往往過湖嶺，未見誰知心已赴。
舉首卻在天一方，直北中原數千里。
自憐容華能幾時，相見河清不可俟。
北來遷客古藤州，渡湘獨弔長沙傳。
天涯流落行路難，暫解征鞍聊一顧。
橫波不作常人看，邂逅乃慰平生慕。
蘭堂置酒羅饈珍，明燭燒膏為延佇。
清歌宛轉繞樑塵，博山空蒙散煙霧。
雕牀斗帳芙蓉褥，上有鴛鴦合歡被。
紅顏深夜承宴娛，玉筍清晨奉巾履。
匆匆不盡新知樂，惟有此身為君許。
但說恩情有重來，何期不別歲將暮。
午枕孤眠魂夢驚，夢君來別如平生。
與君已別復何別，此別元乃非吉徵。
萬里海風掀雪浪，魂招不歸竟長往。
效死君前若不知，向來宿約期無爽。
君不見，二妃追舜號蒼梧，恨染湘竹終不枯。
無情湘水自東注，至今斑筍盈江隅。
屈原九歌豈不好，煎膠續弦千古無。
我今試作義娼傳，尚使風期後來見。

吳女盈盈

魏人王山，能為詩，標韻清卓。因省試下第，薄游東海。值吳女盈盈者來，年才十六，善歌舞，尤工彈箏，容色甚冶。詞翰情思，翹翹出群。少年子爭登其門，不惜金帛。盈遴選佳偶，乃許一笑。府守田龍召使侍宴，山預其列，相得於樽俎之間，從之忻處累月。山告歸，盈垂泣悲啼，不能自止。明年，寄《傷春曲》示山，其詞云：

芳菲時節，花壓枝折。蜂蝶撩亂，欄檻光發，一旦碎花魂，葬花骨，蜂兮蝶兮何不來，空使雕欄對寒月。
山作長歌答之云：

東風豔豔桃李松，花木春人屠酥濃。
龍腦透縷鮫綃紅，鴛鴦十二羅芙蓉。
盈盈初見十五六，眉試青膏鬢垂綠。
道字不正嬌滿懷，學得襄陽大堤曲。
阿母偏憐掌上看，自此風流難管束。
鶯啄含桃未咽時，便念郎詩風動竹。
日高一丈綠窗曉，啼鳥壓花新睡短。
膩雲纖指掩還偏，半被可憐留翠晚。
淡黃衫袖仙衣輕，紅玉欄杆粉妝淺。
酒痕落腮梅忍寒，春羞入目橫波灩。
一縷未消山枕紅，斜睨整衣移步懶。
才如韓壽潘安亞，擲果偷香心暗嫁。
小花靜院酒闌珊，別有私言銀燭下。
簾旌浪皺金泥額，六尺牙牀羅帳窄。
釵橫啼笑兩不分，歷盡風波腰一捻。
若教飛上九天歌，一聲自可傾人國。
嬌多必是春工與，才能動人情幾許。
前年按舞使君筵，眸蹙忍羞頭不舉。
鳳凰蕭冷曲成遲，凝醉桃花遇風雨。
阿盈阿盈聽我語，勸君休向陽台住。
一生已有楚王憐，宋玉多才誰解賦。
洛陽無限青樓女，袖掩紅牙金鳳縷。
春衫粉面誰家郎，只把黃金買歌舞。
就中薄倖五陵兒，一日憐新棄如土。
雲零雨落正堪悲，空人他人夢來去。
浣花溪上海棠灣，薛濤朱戶皆金環。
韋臯筆逸玳瑁落，張祜盞滑琉璃乾。
壓倒念奴價百倍，興來奇怪生毫端。
醉目見紙聊一掃，落花飛雪已漫漫。
夢得見之為改觀，樂天更敢尋常看。
花開不肯下翠幕，竟日渲赫羅離鞍。
掃眉塗粉至七十，老大始頂富蒲冠。

（壽七十始頂菖蒲冠，學謝自然上升之術）

至今愁人錦江口，秋蚤露草孤墳寒。
盈盈大雅真可惜，爾生此後不可得。
滿天風月獨倚欄，醉岸濃雲呼伏墨。
久之不見予心憶，高城去天無幾尺。
斜陽銜山雲半紅，遠水無風天一碧。
望眼空遙沉翠翼，銀河易闊天南北。
瘦盡休文帶眼移，忍向小樓清淚滴。
又明年，山適淄川，遇王通判於邸舍，
出盈盈札欲借游東山，紙尾一詞云：
枝上差差綠，林中簌簌紅，
已歎芳菲盡，安能樽俎空。
君不見，銅駝茂草長安東，
金鑣玉勒雪花驄。

二十年前乃俠小，累累昨日成衰翁。
幾時滿飲流霞鍾，共君倒在夕陽中。

時方初夏，山以病不克赴其約。秋中又如山東，盈已死。王通判謂山曰：「子去後，盈若平居醉臥，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，告曰：玉女命汝掌文牘。及覺，泣以白母云：予不復久居人間矣。他日可訪我於東山。遂嗚咽流涕，其夕即卒。」王命山作句弔之。山立賦三章，其一云：

燭花紅死睡初醒，一枕孤清病客情。
海上有山同大夢，人間無路可長生。
乾坤眼闊成新恨，風月人歸似舊情。
漢殿香消春寂寂，夕陽無語下西城。其二云：
弦絕秦箏鏡掩塵，細腰休舞鳳凰茵。
一技濃豔埋香上，萬顆珍珠滴繡中。

行雨不歸魂夢斷，落花難伴綺羅春。

漢皇甲帳當年意，縱有芳魂不是真。

其三云：

小巷朱橋花又春，洞房何事不歸云。

二年中過曾攜手，今日重來忽見墳。

香魄已飛天上去，鳳蕭猶似月中聞。

縱然卻入襄王夢，會向陽台憶使君。

後五年，山游奉符，與同志登岱岳，至絕頂玉女池。追思故昔盈盈之夢，徘徊池側，心思神會。因題於石曰：

浮世繁華一夢休，登臨因憶昔年游。

人歸依舊野花笑，玉冷幾經墳樹秋。

風月過情須感慨，江山多恨即遲留。

如今縱擬誇才思，事往情多特地愁。

又曰：

柳枝黃盡杏花新，山翠無非昔日春。

花色笑春渾似醉，寂寥惟少賞花人。

憶昔閒妝淡 衣，一枝紅拂牡丹微。

無端不入襄王夢，為雨為雲各處飛。

山歸，就次遂夢游日觀峰，比見石上大字，筆跡類盈書，一詩曰：

絳闕珠宮鎖亂霞，長生未曉棄繁華。

斷元方朔人間信，遠阻麻姑洞裡家。

累劫遙翻滄海水，深春難謝碧桃花。

紫台未隱瑤池闊，鳳小龍嬌日又斜。

念了已寤，此夕昏醉惘惘，有女奴來召，至一溪洞門，碧衣短鬟出邀。入宮中，一女子玉冠黃帔，衣絳綃裳容。山趨拜，女遽起止之。揖升階。少選，盈與一女偕至，微笑曰：「為雨為雲各處飛，何乃尤人如此也！」遂命進酒。各有賦詠。夕已深。二女曰：「盈盈雅故，可以即臥。」聞雞唱起，復置酒珍重語別。山辭訣，恍然出洞，但蒼崖古木，非向所歷，感之而返。

吳淑姬嚴蕊

湖州吳秀才女，慧而能詩詞，貌美家貧，為富氏子所據。或投郡，訴其姦淫。王龜齡為太守，逮係司理獄。既伏罪，且受徒刑。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，仍具酒，引使至席，風格傾一坐。遂命脫伽侍飲，諭之曰：「知汝能長短句。宜以一章自詠，當宛轉，白待制，為汝解脫。不然危矣。」女即請題。時冬未雪消，春日且至，令道此景，作長短句。令捉筆，立成曰：

煙霏霏，雨霏霏，

雪向梅花枝上堆。

春從何處歸？醉眼開，

睡眼開，疏影橫斜安在哉？

從教塞管催。

諸客賞歎，為之盡歡。明日以告王公，言其冤。王淳直，不疑人欺，亟使釋放。其後無人肯禮娶，周介卿石之子，買以為妾，名曰淑姬。王三恕時為司戶攝理，正治此獄，小詞藏其處。

又，台州官妓嚴蕊，兀有才恩而通書博古。唐與正為守，頗屬目。朱無晦提舉浙東，按部發其事，捕蕊下獄。杖其背，猶以為伯伍行杖輕，復押至會稽，再論決。蕊墮酷刑而係樂籍如故。岳商卿霖提點刑獄，因疏決至台。蕊陳狀乞自便。岳令作詞，應聲口占云：

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身誤。

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是東君主。

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。

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

岳即判令從良。

徐蘭

淳 間，吳妓徐蘭，擅名一時。吳興烏墩鎮，有沈承務者，其家巨富，慕其名，遂駕大舟往游焉。徐知其富，初至，則館之別室，開宴命樂，極其精腆。至次日，復以精縑制新衣一襲奉之。至於輿台，各有厚犒。如此兼旬日，未嘗略有需索。沈不能自己，以白金五百星，並彩縑百匹饋之。凡留連半年，靡金錢數百萬而歸。於是，徐蘭之聲，播於浙右。豪族少年無不趨其門者。其家雖不甚大，然堂館曲折華麗，亭榭園池，無不奇美。以錦瀕為地衣，乾紅四緊紗為單裳，綃金帳幔。侍婢執樂者十餘輩，金銀寶玉器玩，名人書畫，飲食受用之類，莫不精妙，遂為三吳之冠。其後，死，葬於虎丘。太學生邊雲遇作葬銘云：

「此亦娼中之貴者。其後如富沙之唐娟、魏華、蘇翠，京口之邢蕊、韓香，越之楊花、繆翠，皆以色藝名，士大夫之不自檢者，往往為其所污，屢見白簡云。」謝希孟

謝希孟

謝希孟者，陸象山門人也。少豪俊，與妓陸氏狎。象山責之，希孟但敬謝而已。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，象山又以為言。希孟謝曰：「非特建樓，且為作記。」象山喜其文，不覺曰：「樓記云何？」即占首句云：「自遜、抗、機、一雲之元，而天地英靈之氣。」

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。」象山默然，知其侮也。一日，雙槳浪花平，夾岸青山鎖。

你自歸家我自歸，說著何如過。

我斷不思量，你莫思量我。

將你從前與我心，再傍他人可。

蘇小娟

蘇小娟，錢塘名娼也。俊麗工詩。其姊盼奴，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。久之，不敏日益貧，盼周給之，使篤於業。遂捷南省，得官，授襄陽府司戶。盼奴未落籍，不得偕老。不敏赴官三載，想念成疾而卒。有祿俸餘貨，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：一以贖院判，一以送盼奴。且言盼奴有妹小娟，俊雅能吟，可謀致之，佳偶也。

院判如言，至錢塘。托宗人伴錢唐者，召盼奴。其家云，盼奴一月前死矣。小娟亦為盼奴所歡，以於潛官絹，誣攀係府獄。從獄中召小娟出，詰之曰：「汝誘商人官絹百匹，何以償之？」小娟叩頭，言：「此亡姊盼奴事，乞賜周旋。非惟小娟感荷更生，盼奴亦蒙恩泉下也。」喜其辭宛順，因問：「汝識襄陽趙司戶否？」小娟曰：「趙君司戶未仕時，與姊盼奴交好。後中科，授官去。盼奴相思致疾而死。」伴曰：「趙司戶亦謝世矣。遣人附一緘，及物一罨，外有其弟院判一緘，付爾開之。」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，及拆書，惟一詩云：

當時名妓鎮東吳，不好黃金只好書。

借問錢塘蘇小小，風流還似大蘇無？

小娟得詩默然。索和之，小娟以不能辭。強之，且曰：「不和，即償官絹。」小娟不得已，索紙援筆書云：

君住襄江妾住吳，無情人寄有情書。

當年若也來相訪，還有於潛絹也無。

大喜，盡以所寄物與之，免其償絹，且為脫籍，歸院判，偕老也。

陶師兒

淳熙初，行都角妓陶師兒，與蕩子王生狎，甚相眷戀。為惡姥所聞，不盡綢繆。一日，王生拉師兒游西湖，惟一婢一僕隨之。尋常游湖者，逼暮即歸。是日，王生與師兒有密誓，特故盤桓，比夜繞岸，則城門鎖，不可入矣。王生謂僕曰：「月色甚佳，清泛可不再乎！」市酒肴復游湖中。迤邐更闌，舉舟倦寢，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。王生、師兒相抱投入水中，舟人驚救不及，死。都人作「長橋月、短橋月」以歌之，其所乘舟竟為棄物，經年無敢登者。

居地何，值禁煙節序，士女闐沓，舟發如蟻。有妙年者，外方人也。登豐樂樓，目擊畫舫紛壇，起夷猶之興，欲買舟一遊。會日已亭午，雖蓮舫、漁艇，亦無泊崖者，止前棄舟在焉。人有以王、陶事告者，士人笑曰：「大佳，大佳，正欲得此。」即具杯饌人舟，遍遊西湖，曲盡歡而歸。自是人皆喜談，爭求售之，殆無虛日，其價反倍於他舟。

陳詵

湘人陳詵，登第，授岳陽教官。夜逾牆與妓江柳狎，頗為人所知。時孟之經過岳，聞其故。一日，公宴，江柳不侍。呼至，杖之，文其眉鬢間以「陳詵」二字，乃押隸辰州。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：「自岳去辰八百里，且求資糧。」陳且泣且悔，罄其所有，及資衣物，得千緡。以六百贈柳，餘付監押吏卒，令善視。且以詞餞別，云：

鬢邊一點似飛鴉，休把翠鈿遮。

二年三載，千闌百就，今日天涯。

楊花又逐東風去，隨分入人家。

要不思量，除非酒醒，休照菱花。

柳將行，會陸雲西以荊、湖制司幹官，奉檄至岳。與陳有故。將至，陳先出迎，以情告陸。陸即取空名制於填陳姓名，檄入制幕，既而並迎。陸入，即開宴。陸曰：「聞籍中有江柳者，善謳，誰是也？」孟即呼至。柳花鈿隱眉間所文。飲間，陸越語孟曰：「能以柳見予否？」孟曰：「惟命。」陸笑曰：「君尚不能容一陳教，豈能與我！」孟因敘詵之過，陸歎慨。既而終席，陸呼柳問其事，柳出洗別詞，陸大嗟賞，而再登席。陸舉詞示孟，且消之曰：「君試目此作，可謂不知人矣！今制司檄洗人幕，將若之何？」孟求解於陸，並召詵同宴。明日，列薦詵，且除柳名。陸遂將詵如江陵，見之閻公秋壑，伸充幕僚。詵不特洗一時之辱，且有幸進之喜。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焉。

符郎

京師孝感坊，有邢知縣、單推官，並門居，邢之妻，即單之妹。單有子名符郎，邢有女名春娘，年齒相上下，在襁褓中已議婚。宣和丙午夏，邢摯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。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。約官滿日歸成婚。

是冬，戎寇大擾，邢夫妻皆遇害。春娘為賊所虜，轉賣在全州娼家，名楊玉。春娘十歲時，已能誦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小詞。至是娼嫗教之，樂色事藝，無不精絕。每公庭侍宴，能將舊詞更改，皆切情境。玉為人體態，容貌清秀，舉措閒雅，不事持口脛以相嘲謔，有良人風度，前後守伴皆重之。

單推官渡江，累遷至郎官，與邢聲跡不相聞。紹興初，符郎受父蔭，為全州司戶。是時一州官屬，惟司戶年少。司戶見楊玉，甚慕之，但有意而未有因。司理與司戶，契分相投，將與之為地，而太守嚴明，未敢。居二年，會新守至，守與司理有舊。司戶又每蒙前席。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，只點楊玉一名抵候。酒半酣，司戶佯醉嘔吐。但息於書齋。司理令楊玉侍奉藥酒湯飲，固得一夜會，以遂所欲。司戶褒美楊玉，謂其知書多才藝，因曰：「汝似是一個名公苗裔，但不可推究，果是何人？」玉羞愧曰：「妾本是官族，流落在此，非楊嫗所生也。」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。玉涕泣曰：「妾本姓邢，在京師孝感坊居住，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。父授鄧州順陽縣令。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，妾被人掠賣至此。」司戶復問曰：「汝舅何姓何官，其子何名？」玉曰：「舅姓單，是時待揚州推

官。其子名符郎，今不知存亡如何。」因大位下，司戶為慰勞之曰：「汝即日鮮衣美食，時官皆愛重，而不有輕賤，有何不可？」玉曰：「妾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，若嫁一小民，布裙短衾，輟寂飲水，亦是人家媳婦。今在此中，迎新送故，是何情緒！」司戶心知其為春娘也，然未有所處，而未敢言。後一日，司戶置酒回司理，復召楊玉佐樽。遂不復與狎昵。因好言正色問曰：「汝前日言，為小民婦亦所甘心。我今喪偶，猶虛正室，汝肯隨我乎？」玉曰：「豐衣足食，不用送往迎來，此亦妾所願也。但恐新孺人歸，不能相容。若見有孺人，妾自去稟知，一言決矣。」司戶知其惡風塵，出於誠心，乃發書告其父。

初，靖康之末，邢有弟號四承務，渡江居臨安，與單往來。單時在省為郎官。乃使四承務具狀，經朝廷，逕送全州，乞歸良續舊婚。符既下籍，單又致書與太守。四承務自齎符並單書到全州。司戶請司理召玉，告之以實，且戒以勿泄。後日，司戶自袖其父書並省符見太守，守曰：「此美事也，敢不如命。」既而，至日中，文引不下。司戶疑有他變，密使人探之，見廚司正鋪排開宴。司戶曰：「此老尚作少年態耶！然錯處非一拍，此亦何足恤也。」既而果召楊玉祇候，只通判二人。酒半席，太守謂玉曰：「汝今為縣君矣，何以報我？」玉答曰：「妾一身皆判府之賜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又何以報！」太守乃挹持之，謂曰：「雖然，必有以報我。」通判起立，正色謂太守曰：「昔為吾州弟子，今是司戶孺人，君子進退當以札。」太守謝曰：「老夫不能忘情，非判府之言，不知其為過也。」乃令五人宅堂，與諸女同處。卻召司理、司戶，四人同坐至天明，極歡而罷。晨朝視事，下文引告翁媪，翁媪出其不意，號哭而來曰：「養女十餘年，用盡心力，人更不得相別。」春娘出諭之曰：「吾夫妻相尋得著，亦是好事。我十年雖汝恩養，然所積金帛亦多，足為汝養老之計。」媪猶號哭不已，太守叱之使去。既而太守使州司人，從內宅異玉出，與司戶同歸衙。司理為媒，四承務為主，如式成禮。任將滿，春娘謂司戶曰：「妾失身風塵，亦荷翁媪愛育，亦有義姊妹中情分厚者。今既遠去，終身不相見，欲具少酒食，與之話別如何？」司戶曰：「汝事，一州之人，莫不聞之，胡可隱諱，此亦何害。」春娘遂置酒醴，就會勝寺，請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。酒酣，有李英者，本與春娘連名，其樂色皆春娘教之，常呼為姊，情極相得，忽起持春娘手曰：「姊今超脫出青雲之上，我沉淪糞土中，無有出期。」遂失聲慟哭，春娘亦哭。李英針線妙絕，春娘曰：「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。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，今豈能為我下耶？」英曰：「我在風塵中，常退姊一步，況今日有雲泥之隔，嫡庶之異，若得姊為我方便，得脫此一門路，是一段陰德事。若司戶左右要針線人，姊得我為之，則素相諳委，勝如生分人也。」春娘歸，以語司戶。不許，曰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！」既而，英屢使人來促。司戶不得已，拚一失色懇告太守，太守曰：「君欲一箭射雙雕耶！敬當奉命，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。」

司戶挈春娘歸，舅姑見之，相持大哭。既而問李英之事，遂責其子曰：「吾至親骨肉，流落失所，理當收拾，又更旁及外人，豈得已而不可已耶？」司戶惶恐，欲令其改嫁。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，遂留之。居一年，李氏生男，邢氏養為己子。符郎名飛英，字騰實，罷全州幕職，歷令丞。每有不了辦公事，上司督責，聞有此事，以為知義，往往多得解釋。紹興乙亥歲，事變奉詞，寄居武陵，邢李皆在側。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，無所隱諱，人皆義之。

王魁

王魁下第失意，入山東萊州。友人招游北市。深巷小宅，有婦絕豔，酌酒曰：「某名桂英，酒乃天之美祿。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，明春登第之兆。」乃取擁項羅巾請詩。生題曰：

謝氏筵中間雅唱，何人冥玉在簾幃。

一聲透過秋空碧，幾片行雲不敢飛。

桂曰：「君但為學，四時所需，我為辦之。」由是魁朝去暮來。

逾年，有詔求賢，桂為辦西遊之用。將行，至州北望海神廟，盟曰：「吾與桂英，誓不相負。若生離異，神當殛之。」魁至京門，寄詩曰：

琢月磨雲輸我輩。都花占柳是男兒。

前春我若功成去，好養鴛鴦作一池。

後唱第為天下第一。

魁私念，科名若此，以一娼玷辱，況家有嚴君不容也，不復與書。桂寄詩曰：

夫貴婦榮千古事，與君才貌各相宜。

又曰：

上都梳洗逐時宜，料得良人見即思。

早晚歸來幽閣內，須教張敞畫新眉。

又曰：

上國笙歌錦繡鄉，仙郎得意正疏狂。

誰知憔悴幽閨客，日覺春衣帶條長。

魁父約崔氏為親。授徐州僉判。桂喜曰：「徐此去不遠，當使人迎我矣。」遣僕持書。魁方坐廳決事，大怒，叱書不受。桂曰：「魁負我如此，當以死報之。」揮刀自刎。

魁自南都試院，有人自燭下出，乃桂也。魁曰：「汝固無恙乎？」桂曰：「君輕恩薄義，負誓渝盟，使我至此！」魁曰：「我之罪也！為汝飯僧，誦佛書，多焚紙錢，舍我可乎？」桂曰：「得君之命乃止，不知其他也！」魁欲自刺。母曰：「汝何悖亂如此？」魁曰：「日與冤會，逼迫以死。」母召道士馬守素屢醮。守素夢至官府，魁與桂發相係而立。有人戒曰：「汝知，則勿復醮也。」後數日，魁竟死。

詹天游

詹天游，名玉可，字大。風流才思，不減昔人。故宋駙馬楊震有十姬，皆絕色，名粉兒者尤勝。一日，召天游宴，盡出諸姬佐觴，天游屬意於粉兒，口占一詞云：

淡淡青山兩黛春，嬌羞一點口兒櫻。

一梭兒玉一窩雲，白藕香中見西子，

玉梅花下遇昭君，不曾真個也銷魂。

楊遂以粉兒贈之，曰：「請天游真個銷魂也。」後為翰林學士熊納齋嘗以軟香遺之。因作《慶清朝慢》以謝，極形容之至。詞曰：

紅雨爭妍，芳塵生潤，將春都揉成泥。分明蕙風微露，持搦花枝。款款汗酥薰透，嬌羞無奈，溫雲處癡。偏廝稱，霓裳霞佩，玉骨冰肌。梅不似，蘭不似，風流處，那更著意閒時。驀地生綃扇底，嫩涼浮動好風，微醉得渾無氣力。海棠一色睡胭脂，閒滋味，人花氣，韓壽爭知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